



大会

Distr.: General
3 August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4(a)

消除贫穷和其他发展问题

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2008-2017)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1/241](#) 号决议提交,其中讨论消除贫穷方面的进展和挑战,并评价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2008-2017)的执行情况。报告最后提出建议供大会审议,以便维持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执行该十年所产生的势头。

* [A/72/150](#)。



一. 导言

1. 在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2008-2017)期间,国际社会在消除贫穷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在全球范围内,提前五年、于 2010 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1 的具体目标 A,即“在 1990 年至 2015 年间,将每日收入低于 1.25 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在减少营养不足的流行率以及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及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流行率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国家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有所提高,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比率也有所上升。在这十年里,消除教育和保健领域中的性别差距方面也有所进展。然而,尽管世界经济出现改善的迹象,但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队伍创造就业的步伐仍不够快。

2. 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的政治侧重点是消除贫穷这一核心的发展挑战,并确保维持这一问题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该十年还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用于调集资源,加强促进发展的伙伴关系,以及强化联合国全系统在消除贫穷方面的一致性。

二. 消除贫穷、创造就业和减少不平等方面的进展¹

A. 全球在消除贫穷和饥饿方面的进展

3. 1990 年以来取得的显著进步已使十亿人摆脱了极端贫穷,其中有 4.4 亿人是在 2008 至 2013 年期间脱贫的。2008 年是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算,2008 年全世界有 17.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有官方估计数字的最近年份是 2013 年,在该年,全世界有 10.7%的人口属于赤贫。以绝对数字计算,生活贫穷的人数已由 2008 年的 12.0503 亿下降到 2013 年的 7.6601 亿。² 世界银行估计,2016 年全世界穷人的比例为 9.1%。³ 这种快速的进展是史无前例的。

4. 然而,各区域之间和各自内部的进步并不均衡。亚洲的穷人比率由 2008 年的 20.5%迅速下降到 2013 年的 8.6%。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特别是中国赤贫情况的惊人减少是该地区穷人比率下降的主因。事实上,中国农村在减贫方面的进步最大;自 1970 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农村有超过 7 亿的穷人摆脱了贫穷。东亚和太平洋区域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故这些地区的进步对于全球消除贫穷的努力起着关键作用。这一区域的贫穷率从 2008 年的 14.9%降到了 2013 年的 3.5%。以绝对数字计算,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生活贫穷者的人

¹ 除非另有说明,有关本报告中指标的资料取自于秘书长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E/2016/75)。参见 <https://unstats.un.org/sdgs>。

²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查阅: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³ Christoph Lakner, Mario Negre and Espen Beer Prydz, “Twinning the goals: how can promoting shared prosperity help to reduce global poverty?”, 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7106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4 年)。可查阅: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16921468339602084/Twinning-the-goals-how-can-promoting-shared-prosperity-help-to-reduce-global-poverty>。

数由 2.8819 亿降到了 7 102 万。2011 至 2013 年期间，赤贫人数减少了 9 590 万，相比之下，2008-2010 年期间减少了 7 000 万人，显示近来减贫的速度在加快。该区域在全球赤贫人口中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23.9% 大幅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9.3%。

5. 相比之下，南亚的贫穷率从 2008 年的 29.4%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15.1%，这一成就大部分是由于印度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南亚是世界上赤贫者第二个最集中的地区，2013 年极贫者人数有 2.562 亿人，而相比之下，排在第一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穷人口为 3.887 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贫穷人口比率从 2008 年的 7.1%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5.4%。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 2000 年代初期以来有所下降，并且社会保护计划和措施有所扩大，都促成了这种下降趋势。在中东和北非，赤贫的比率非常低(不到 2%)，而且直至 2013 年一直在下降。然而，此后贫穷率由于冲突而略有上升。在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贫穷率很高，从 2008 年的 38.2%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27.2%。

6. 欧洲的赤贫比率也很低，2008 年的贫穷率为 0.11%，2013 年为 0.14%。尽管如此，相对贫穷(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60% 者)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大问题。2008 年以来，欧洲联盟一些国家内相对贫穷、社会排斥、严重的物质匮乏的情况，以及低工作强度的家庭数目都有所增加。欧洲联盟(不包括克罗地亚)成员国面临贫穷或社会排斥的人数从 2008 年的 1.16 亿增加到了 2012-2014 年期间的 1.2 亿，随后下降到 2015 年的 1.18 亿。低收入穷人(面临贫穷风险者)人数也由 2008 年的 8 100 万增加到 2015 年的 8 600 万。⁴ 这些条件下的差距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也有所增加。

7. 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对贫穷水平有所下降。在澳大利亚，扣除住房费用后的主要贫穷率由 2007-08 年的 14.4% 下降为 2013-14 年的 13.3%。在意大利，官方贫穷率由 2010 年的 15.1% 下降至 2015 年的 13.5%。在全球范围内，儿童中的贫穷比率也很高，富裕国家每 5 名儿童中就有 1 人生活在收入相对贫穷的家庭，每 8 名儿童中有 1 人面临粮食无保障的境况。⁵ 在中部和东部欧洲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如果以每天 1.90 美元的标准衡量，贫穷程度很低，但如果用国家贫穷线衡量，则塔吉克斯坦的贫穷率上升到 46.7%，吉尔吉斯斯坦上升到 38.0%。⁶

8. 在贫穷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14-2016 年期间，全球有 7.93 亿人营养不足，相比之下，2008-2010 年期间有 8.782 亿人。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由 2008-2010 年的 12.9% 下降至 2014-2016 年的 10.8%。⁷ 大多数营养不足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亚洲。在拉丁美洲以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减少饥饿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展比较缓慢。

⁴ Anthony B. Atkinson, Anne-Catherine Guio and Eric Marlier, eds. *Monitoring Social Inclusion in Europe*, 2017 ed. (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处，2017 年)。

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研究室，因诺琴蒂，《建设未来：富裕国家的儿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佛罗伦萨，意大利，2017 年)。可查阅：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890/。

⁶ 欧盟统计局，“Statistics explained”可查阅：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ain_Page(2017 年 6 月 1 日查阅)。

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 2008-2010 年数字。《2013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安全问题的多个侧面》(罗马，2013 年)。

在非洲，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的气候冲击、旱灾和持续不断的冲突致使遭受危机层级的粮食无保障甚至更严重问题的人数由 2015 年的 8 000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1.08 亿。⁸

9. 在全球，2016 年发育迟缓的 5 岁以下儿童人数为 1.55 亿，而 2000 年有 1.984 亿，另有大约 5 200 万儿童比较消瘦。非洲和亚洲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问题最严重。例如，2016 年，56%发育迟缓的 5 岁以下儿童生活在亚洲，非洲为 38%。同样，所有消瘦的 5 岁以下儿童中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生活在亚洲，四分之一以上生活在非洲。⁹

10. 此外，约有 11 亿人仍然用不上电力；水资源短缺影响到超过 20 亿人，贫穷国家有接近 10 亿人没有全天候道路可用。生活在贫民窟条件下的人口由 2000 年的 7.92 亿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8.8 亿。

B. 消除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贫穷方面的进展

11. 非洲人口中每天生活费低于 1.90 美元的人口比例由 2008 年的 44.8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39.2%。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展要慢得多，贫穷人口的比例由 2008 年的 47.0%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40.9%。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因此要在减少赤贫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是一项更严峻的挑战。

12. 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率已从 2008 年的 43.6%下降到 2013 年的 36.3%。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程度依然非常高。2013 年，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南苏丹的赤贫比率超过 70%。不过，最不发达国家在其他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能够获得清洁用水的人口比例由 2005 年的 60%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68%。儿童死亡率有所下降，初等教育领域的两性均等情况有所改善。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由 2010 年的每 1 000 个活产儿中的 90.1 例，减少到了 2015 年的每 1 000 个活产儿中的 72.8 例。2014 年，调整后的小学教育净入学率为女生 40.4%、男生 39.9%。2010 年，调整后的女生和男生入学率分别是 33.8%和 33.5%。

13. 尽管整个非洲的经济在过去 20 年里的表现强劲，但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贫困的大幅度减少，而且未能创造足够多而且好的就业机会。非洲大陆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资源驱动的，拥有大量工作穷人的部门没有实现快速增长。以商品为主导的增长包容性较差，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而且还会加剧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由于贫穷的深入和严重程度，进步也慢得多。非洲生活赤贫的人们在起点上离每天 1.90 美元的国际贫穷线最远。2011 年，22%的非洲人每天的生活费为 0.70 美元至 1.25 美元，而 25%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0.70 美元。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2011 年生活赤贫者的平均收入为每天 0.98 美元。¹⁰ 因此，尽管平均收入一直在上升，但增长不够快，也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不足以使大批人口超过每天 1.90 美元的门槛。

⁸ Food Security Information Network,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2017” (罗马, 2017 年)。

⁹ 儿基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儿童营养不良问题联合估计数”, 2017 年版。可查阅: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joint-child-malnutrition-estimates-2017-edition/>。

¹⁰ Laurence Chandy, Veronika Pencikova and Natasha Ledlie, “Africa’s challeng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by 2030: too slow or too far behind?”, 2013 年 5 月 9 日。可查阅: 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3/05/29/africas-challenge-to-end-extreme-poverty-by-2030-too-slow-or-too-far-behind/。

14. 2000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最慢。虽然平均增长率在 2017 年提高到 4.7%，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5.3%，但这仍然远远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增长 7% 的具体目标。按照目前的增长轨迹，假设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不发生变化，到 2030 年，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以及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国家估计有 35% 的人口将仍然为赤贫所困。¹¹

C. 促进生产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

15. 虽然就业和体面工作对于消除贫穷的核心作用已得到充分认识，但就业增长不足以吸纳日益增加的劳动力，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国家 and 区域更是如此。此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出现了生产力和工资增长一直存在差异以及就业日益缺乏保障的情况。这些趋势正在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及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推向不正规和不稳定的就业。全球经济长期疲软表现为体面工作的普遍缺失、妇女和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对眼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日益不满。

16. 2017 年，估计全世界 5.7% 的工人没有工作但在寻找工作，这与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的 6.2% 以及 2008 年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开始时的 6.0% 相比有所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失业问题在 2017 年预计将影响到 2.01 亿人，与 2008 年全球失业人口相比增加了 2 400 万。2018 年，全球失业人数预计将再增加 270 万人，使失业人口总数达到 2.038 亿。2017 年，大约 14 亿就业人口从事脆弱的就业。预计从事脆弱就业的工人人数每年将增加 1 100 万。这些工人中超过 70% 生活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¹²

17. 除了体面工作的普遍缺失之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穷人(即每天收入低于 3.10 美元)的比率依然很高。虽然预计这两个比率和工作穷人的数量将继续其长期下降的趋势，但进展正在停滞。极端和一般的工作穷人比率由 2016 年的 29.4% 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28.7%。这相当于工作穷人的数量由 2016 年的 7.83 亿减少到 2017 年的 7.762 亿。2018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进一步下降到 7.694 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人和南亚一半的工人是工作穷人。

18. 非正规就业是造成工作贫穷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非农业就业属于非正规性质，而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尤甚。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妇女人数多于男性。南亚非农业部门五分之四以上的就业妇女从事非正规就业，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率大约为四分之三。此外，农业部门以外所有非正规工作者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属于自营职业者。

19. 相比之下，预计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将会下降，由 2016 年的 6.3% 下降到 2017 年的 6.2%。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在欧洲联盟(不包括克罗地亚)成员国，2013 至 2016 年间创造了 660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达到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 2014 年以来，青年保障计划等方案已经惠及 1 400 万青年，这促使青年失业率也在下降。¹³

¹¹ 《2017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7.II.C.2)，更新至 2017 年年中。

¹²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社会展望：2017 年趋势》(日内瓦，2017 年)。

¹³ 参见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079>。

D. 消除不平等

20. 加速到 2030 年减少贫穷和消除赤贫还取决于减少不平等现象。原本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减少贫穷的速度也往往较快。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削弱增长对贫穷的影响，而减少不平等往往会有助于按某一特定增长速度减少贫穷。不平等程度上升也与社会排斥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上升以及未达到最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标准有关。

21. 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由 2008 年的 70.5%¹⁴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65%。¹⁵ 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如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此外，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获得教育、医疗保健、生产性资产和资金的机会持续不平等。

22. 各个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的趋势好坏掺杂。在发达经济体，贫富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峰，唯一例外是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某些欧洲国处于收入分配高层的人在 2008 至 2012 年经历了收入损失。在许多欧洲国家，收入再分配措施的规模一直是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养恤金在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发挥了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在中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大大高于过渡前时期。尽管如此，按照国际标准，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很低。在俄罗斯联邦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其他一些成员国，不平等情况也有所增加。

23. 非洲一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但同时其他国家却有所下降。在亚洲，由于增长的包容性降低而且不很有利于穷人，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自 1990 年代初以来有所增加。城乡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急剧增加。在中东和北非，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它区域相比较低而且在 2000 年代有所下降。不过，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在增强妇女和青年的权能方面持续存在差距。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其最初的不平等程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但 2000 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国家已成功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最近在减少不平等及贫穷方面取得的进展与经济高速增长有关，在此期间，最低层五分之一人群的劳动收入增加速度超过了最高层的五分之一人群。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也是由于推行了积极的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了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并缩小了技术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些政策也减少了机会不平等，并解决了对少数族裔/种族和土著群体的歧视。

¹⁴ Christoph Lakner and Branko Milanovic,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6719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3 年)。可查阅：<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14431468162277879/pdf/WPS6719.pdf>。

¹⁵ Tomas Hellebrandt and Paolo Mauro, “The future of worldwide income distribu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15-7(华盛顿特区，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可查阅：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93894。

三. 消除贫穷的社会政策的执行进展情况

A. 对教育的投资

24. 教育系统的扩大及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消除贫穷和减少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小学后的教育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工业化和生产力带来的成果以快得多的速度增加。1965-2010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表明，成人就学年份增加两年，就可以使近 6 000 万人摆脱贫穷，而实现中小学普及教育将帮助 4.2 亿人摆脱贫穷。¹⁶ 教育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效益，诸如打破贫穷的代代相传、减少不平等现象以及降低生育率及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教育还可改善体面就业和提高终生收入的前景。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也可减少贫穷的其他方面问题，如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

25. 教育系统的扩大也包括对儿童早期教育和教师的投资，而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也至关重要。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认识和学习成绩，增加成年阶段的收入机会，从而对一个人带来终生的回报。在儿童早期教育上每花 1 美元，便可以获得 6-17 美元的公益回报。¹⁷ 尽管如此，仅有 38 个国家提供一年以上的免费和义务学前教育。多数情况是，接受儿童早期教育的大多是最富裕家庭的儿童，而不是最贫穷家庭的儿童。

26. 在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期间，各国继续巩固自千年发展目标推出以来取得的教育成果，但最近几年却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的净入学率由 2008 年的 89% 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91%。¹⁸ 全球各级教育的毛入学率也有所提高。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2015 年有 2.64 亿青少年失学，其中 6 100 万为小学年龄，6 200 万为初中年龄，1.41 亿为高中学龄儿童。¹⁹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大约会有 1 500 万小学适龄女童永远不会有进入小学的机会，而男童的这一人数为 1 000 万，其中超过 900 万儿童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仍有 7.58 亿文盲成年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27. 此外，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仍然不足。在至少 35 个国家，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不到政府总支出的 15%。²⁰ 为教育部门提供充分的经费、公平的资源分配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对于减少失学儿童人数、加强教育平等和解决训练有素的教师不足的问题，都至关重要。

¹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通过普及中小学教育减少全球贫穷》(巴黎，2017 年)。可查阅：<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5/002503/250392e.pdf>。

¹⁷ 世界银行，《通过儿童早期发展改善学习成效》(华盛顿特区，2016 年)。可查阅：<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27581468189575720/pdf/98448-REVISED-PUBLIC-03-WB-Improving-Learning-ECD-041116-print.pdf>。

¹⁸ 《2010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0.I.7)和《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15.I.7)。

¹⁹ 教科文组织，《减少全球贫穷》(见脚注 16)。

²⁰ 教科文组织，《2016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通过教育造福人和地球：为所有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巴黎，2016 年)。可查阅：<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57/245752e.pdf>。

B. 投资发展医疗保健

28. 卫生部门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降低贫穷国家与贫穷有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几乎所有区域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都得到了改善，从而缩小了各国及各区域之间的差距。疟疾和艾滋病毒致死人数已经减半，儿童死亡人数降到了 600 万以下，即 1990 年以来年死亡率下降了 50%。²¹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在减轻发展中国家承受的疾病负担以及对卫生部门供资方面依然存在挑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已成为一大致命疾病。

29.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2014 年用于卫生部门的政府总支出的国家一级平均百分比为 11.7%。1995 年至 2014 年，在全球以及在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支出的水平略有上升，自付费用方面则略有减少。

30. 全世界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稳步进展。全球孕产妇死亡率从 1990 年每 10 万活产儿中 385 例死亡，下降到了 2015 年每 10 万活产儿中 216 例死亡。然而，在全球范围内，2015 年有 30 多万妇女死于怀孕或分娩并发症。在同一年，发展中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依然为每 10 万例活产儿中 239 例死亡，相比之下，发达地区为每 10 万例活产儿中 12 例死亡。²² 消除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需要投资发展卫生部门，并处理人口各群体在获取保健服务方面的不平等问题。2016 年，78.5%的分娩由熟练的助产士照料。全球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 2010 年的每 1 000 名活产中 51.7 例死亡，下降到了 2015 年的每 1 000 名活产中 43 例死亡。在全球范围内，2015 年在每 1 000 名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有 0.3 名新感染者，而 2010 年在每 1 000 名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有 0.33 名新感染者。在这一期间，每 1 000 名面临风险的人中疟疾的发病案例由 118.7 例下降到了 94.0 例，而结核病的发病案例由每 100 000 人中的 155 例降至 142 例。此外，使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由 2010 年的 88.4% 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90.9% (即 66 亿人)。能获得经过改善的环境卫生服务的人口比率由 2010 年的 65.0% 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67.6%。

31. 作出投资，增加最贫穷和最难接触到的儿童和社区利用高效保健和营养干预措施的机会，可拯救的生命比对非贫穷群体作出同等投资高出一倍。²³ 此外，因干预措施的覆盖面扩大而导致贫穷群体中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绝对值下降的速度是非贫穷群体的三倍。因此，实施增强平等的政策和投资以及监测覆盖面中的缺口，可以降低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打破世代相传的贫穷怪圈，从而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具体目标。健康的儿童往往有较好的学习成绩，而且成年后很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入。

²¹ 世卫组织，《2017 年世界卫生统计：监测保健状况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日内瓦，2017 年)。可查阅：<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5336/1/9789241565486-eng.pdf?ua=1>。

²² 世卫组织，《1990 年至 2015 年孕产妇死亡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儿基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日内瓦，2015 年)。可查阅：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94254/1/9789241565141_eng.pdf?ua=1。

²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缩小差距：投资于最贫穷儿童的影响力》(纽约，2017 年)。可查阅：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UNICEF_The_power_of_investing_in_the_poorest_children.pdf。

C. 扩大全民社会保障

32. 在过去十年里，全世界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有所扩大。2015 年，在 136 个国家有多达 19 亿人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方案的受益者。²⁴ 在拉丁美洲，有条件的现金补助方案覆盖了 1.3 亿人，占该区域人口的 20.2%。在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案(即“低保”)覆盖超过 5 000 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方案。尽管如此，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估计数显示，2012 年，全球各地的工作适龄人口中只有 27%及其家属能够进入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²⁵

33.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支持扶贫性增长。在违背增长目标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增加福利时，决策者不一定要面临权衡的问题。社会保障措施促进扶贫性增长，当人们面临经济困难时防止生产性资本受到损失。这类措施帮助穷人积累生产性资产并改善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还增加对人力资本、创新和冒险的投资。社会保障也可以通过投资发展公共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提高家庭生产力、提高就业和总需求水平，对当地经济产生倍增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34. 增加公共社会保障支出还与更低程度的贫穷和不平等有关。通过消除教育面临的需求侧障碍，包括贫困家庭需要依靠儿童赚取收入和从事护理工作，现金补助、学费和学习材料免费以及学校供餐方案等可以提高入学率，减少辍学和童工现象。哥伦比亚、马拉维和墨西哥等国的现金补助方案已经帮助减少了儿童的发育迟缓问题。在南非，领取养老金的家庭中的儿童平均身高比没有养老金的家庭的儿童高出 5 厘米。

35. 社会保障在为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人创造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及体面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金补助、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健康保险和家庭支持政策，都能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特别是妇女的参与程度。在南非，接受现金补助的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比类似不接受补助的家庭中的人高出 13-17%，而女性中的差异最大。智利的青年方案兼顾了失业或面临较高社会风险的青年人的工作经验、培训和学徒情况。在印度和乌干达，现金补助被用来为当地青年人和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巴西和菲律宾，公共就业方案已经与绿色就业和环境改善挂钩。²⁶

四. 消除贫穷：从全球粮食和能源、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36. 第二个十年恰逢 2007-2008 年的粮食和能源价格冲击，以及后来导致大衰退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这十年里还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冲突升级局面，

²⁴ 世界银行，《2015 年社会保障网的现状》(华盛顿特区，2015 年)。

²⁵ 国际劳工组织，《2014/15 年全世界社会保障报告：培养经济复苏、包容性发展和社会正义》(日内瓦，2014 年)。可查阅：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5201.pdf。

²⁶ Anis Chowdhury, “Social protection for shared prosper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presentation to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trategies for eradicating pover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纽约，2017 年 5 月 8 日。可查阅：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7/04/Anis-Chowdhury-Social-Protection-for-shared-prosperity-and-inclusive-growth.pdf。

从而抹去了一些区域多年的发展进步。要充分评价第二个十年的执行情况，从应对这些危机和灾害中得出的政策经验教训，对于保持执行该十年所产生的消除贫穷势头以及确保市场对生活贫穷的人们更加有利，将非常重要。

37. 这些危机抑制了经济增长，对实际收入和家庭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使贫穷以及教育和健康等人类发展的基本成果趋于恶化。全球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也急剧上升。如果以往的经验有什么指示作用，那么这种规模的危机往往会对穷人和弱势群体产生长期影响，特别是对儿童的营养和认知发展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缺乏同发育迟缓、学校成绩不佳和成年后的生产力下降有关。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也迫使贫困家庭和弱势家庭改变他们的求医行为，并减少整体食物摄入量，或者改吃更便宜、质量较低的食品。这些变化增加了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风险。

38. 从这些危机中汲取的一个关键政策教训，是包括最低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政策对于保证在消除方方面面的贫穷过程中取得进展非常重要。同样，也需要实行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包容性、持久和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扩大所有人获得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机会。在经济衰退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以便通过维持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投资来支持需求和生产能力，并促进就业，包括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39. 在第二个十年期间，创纪录的主食价格严重制约了生活贫穷的人和弱势群体获得食物的能力，从而加剧了粮食不安全问题。因此，粮食危机再次促使人们重视农业，尤其是在贫穷国家。支持小农户以及投资开展农业研究和发展、灌溉、道路和市场被确定为关键的干预措施。国家在支持农业方面的作用以及发展伙伴需要增加对农业的援助，也成为重要的经验教训。

40. 第二个十年得出的证据也表明，许多设法摆脱了赤贫的人依然缺乏改善自身生活及其家庭前景的能力、资源和机会。各种各样的冲击可以轻易使弱势群体返贫。建立复原力和支持增强生活贫穷者的权能的政策被认为对于持续减贫必不可少。

41. 这些危机还突出表明，必须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的覆盖面及福利水平，并保护对于贫困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非常重要的社会投资和方案。一些国家实行的财政紧缩措施对妇女造成了过大的影响，因为减少公共服务造成的负担被转移到妇女和女孩身上。在某些情况下，女孩被迫辍学，以满足家庭对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的更多需求。此外，危机还强化了弱势群体和非正规就业中妇女集中的问题。

42. 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加速就业复苏。国家还应该是万般无奈时最后的雇主。在大衰退期间，一些国家推出了就业保障计划，其中包括劳动密集型公共工程方案，让国营企业保留超过必要数量的雇员，并为州和地方政府的就业机会提供联邦资金。

43. 在第二个十年期间，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人类的生命造成了一些最严重的影响。这突出表明有必要预留资源进行预防、应对、重建和恢复，以及建设复原力。

44. 摆脱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动机来实现经济的多样化，通过加强国内资源调集努力来扩大财政空间，并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各国还努力确保宏观经济、就业和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对贫穷产生影响，为此确保各部门之间更好的政策协调和一致性。各国还采取措施加强数据收集和分析，为循证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五. 发展筹资

45.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还取决于各国是否有能力有效调集国内资源、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便利转让技术。债务减免和可持续性对重债务国至关重要，而汇款已成为接收经济体的重要收入和财政来源。自 2000 年以来，尽管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下降，但所有国家的税收都在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税收中位数从 2001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下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4.8%。²⁷ 应通过处理非法活动，包括消除非法资金流动，来加强国内资源的调集工作。

46. 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仍然大大低于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间的水平。不过，2017 年初，资本流动出现反弹，因为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债券和股票流入的强劲增长。2016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大约 20%，因为商品价格下跌遏制了对商品相关部门的投资。尽管如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此类流动预计在 2017 年将适度恢复。对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还是继续大量集中在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中。虽然这些资本流动的复苏对增长前景是一个好兆头，但对减贫的影响将取决于这些流动是否流向创造大量体面就业岗位的行业。如果这些资源完全把资本密集型的采掘业作为目标，那么创造的就业岗位和减贫效果将是最低限度的。

4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净额由 2008 年的 1 198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1 426 亿美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也从 2008 年的 0.30%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0.32%。捐助国用于难民的援助增加提升了 2016 年的援助总额。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从 2010 年的 411 亿美元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373 亿美元。^{28 29}

六. 执行第二个十年的国家经验

48. 根据大会第 71/241 号决议第 49 段的规定，为了评价第二个十年的执行情况，并就如何保持第二个十年执行工作的势头提出建议，一份调查问卷发布到了网上，

²⁷ 《发展筹资：进展和前景》，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17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7.I.5)。

²⁸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velopment aid at its highest level ever in 2008”。可查阅：www.oecd.org/dac/stats/developmentaidatitshighestleveleverin2008.htm。

²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velopment aid rises again in 2016”，2017 年 4 月 17 日。可查阅：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ODA-2016-detailed-summary.pdf。

并发送给了所有会员国。该调查问卷中载有关于每个国家消除贫穷的立法、政策和方案的问题。五十个国家完成了调查。本节载列这次调查的关键结果。

49. 国家一级的一个关键成就是会员国承诺制定国家战略，以消除一切形式的赤贫。在做出答复的 50 个国家中，有 44 个国家制定了国家计划、战略或框架，其中 27 个国家还修订了现有的消除贫穷战略。30 个国家报告说，在制定其国家消除贫穷计划过程中得到了联合国系统的支持。27 个国家得到了技术支持，15 个国家得到了能力建设支持，14 个国家得到了财政支持。在无力制定或修订计划的少数几个国家中，有 4 个国家提到缺乏政治承诺，3 个国家提到缺乏资源，2 个国家提到缺乏机构能力。2 个国家还指出贫困问题被列为低优先事项。

50. 43 个国家报告说，自 2008 年以来，他们消除贫穷的国家框架包括采取行动，支持贯彻落实与消除贫穷有关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并为此协调国际支持。此外，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以来，有 39 个国家制定了国家框架，以支持贯彻落实这一新的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

51. 37 个国家报告设立了负责消除贫穷的国家协调机构。最常见的机构设置是部长级委员会或单位(30 个国家)，其次是国家委员会或理事会(16 个国家)。9 个国家还报告制定了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在内的机构安排。

52. 为了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各国还报告了他们的消除贫穷国家框架是否明确解决了处境弱势的人的关切，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老年人、残疾人、移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国家框架在 31 个国家解决了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在 30 个国家解决了残疾人的具体需求，在 28 个国家解决了儿童的具体需求，在 28 个国家解决了移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具体需求，在 27 个国家解决了青年的具体需求。24 个国家报告解决了土著群体的具体需求。33 个国家还采取了具体措施，以减轻农村、边远地区和山区的贫穷。

53. 另一项成就是更加关注就业问题。25 个国家报告通过了与劳工组织通过的全球就业契约相一致的政策。在这方面，有 30 个国家报告说，自 2008 年以来，已经将体面工作议程纳入各自的国家政策和方案。33 个国家已经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弱势群体的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26 个国家制定了针对青年人的具体措施，24 个国家制定了针对残疾人的具体措施，17 个国家制定了针对其他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措施。例如，斯洛伐克已制定具体措施，促进老年人和被边缘化的罗姆人的就业。

54. 第二个十年还强调资源调集和消除贫穷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自 2008 年以来，25 个国家已经制定了从各种渠道调集资源的国家战略。他们与捐助者和私营部门举行了国内资源调集会议，并促进了与新的和潜在的捐助者的关系。16 个国家与捐助机构、15 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以及 9 个国家与民间社会组织建立了国际伙伴关系。23 个国家报告说，自 2008 年以来，他们已经制定战略并采取措施，包括改变立法，与处理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在这些国家中，15 个国家建立了南南伙伴关系，9 个国家建立了南北伙伴关系，7 个国家建立了三角合作关系。各国还在国家一级建立了伙伴关系，主要对象是捐助机

构、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13 个国家报告与妇女团体、12 个国家与青年团体、12 个国家与社区领袖以及 9 个国家与新闻媒体建立了伙伴关系。

55. 在第二个十年期间更加注重国家情形。20 个国家报告说，他们自 2008 年以来审查了本国的国家政策，根据本国国情调整了国际、大洲和区域政策、战略和框架。18 个国家为此制定了计划和方案，17 个国家制定了新的立法或审查了现行立法。其他国家还改善了服务交付，开展了宣传和认识活动，建立了共识和伙伴关系，并改革了公共机构。会员国还采用不同的贫穷衡量标准来跟踪国家一级进展情况。30 个国家使用了国家货币贫困线，19 个国家使用了国际货币贫困线。22 个国家还报告采用了多层面措施，17 个国家使用了非货币衡量标准，诸如热量消耗。

56. 国家一级消除贫穷战略和方案的监测及评价也得到了加强。30 个国家把责任分配给他们的国家机构，支持贯彻落实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2 个国家设立了部长级委员会，14 个国家设立了国家委员会，5 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或捐助者携手合作，6 个国家与社区和宗教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3 个国家设立了议会委员会。30 个国家建立了机制，负责监测和衡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19 个国家设立了多部门协调机构，13 个国家对落实情况进行了年度全国调查，12 个国家任命了协调人或主管干事来负责监督落实进程。例如，德国政府一直在每四年报告一次 2002 年制定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这一战略包括国家可持续性目标和指标，能够定期衡量进展情况，并帮助找出政策中的任何错误转变。此外，联邦统计局发布了一份独立指标报告，其中的资料介绍了每两年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

57. 为了更好地追踪进展情况，确保没有人掉队，大多数国家报告已经收集了按收入、性别、年龄和地理位置分列的关于贫穷的分类数据。尽管如此，很少有国家报告已经收集了按种族或族裔、移民状况和/或残疾状况分列的数据。为了加强国家统计能力和监测系统，25 个国家加强了他们的国家机构收集、处理、分析和利用数据的能力，20 个国家创建或加强了国家统计事务，19 个国家就数据库管理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18 个国家支持开发了国家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17 个国家还报告已经动员了捐助者的支持，以加强国家统计能力。

58. 尽管在几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各国找出了影响到消除贫穷战略和方案实施情况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需要增加预算资源和政策制定能力，增加专门处理消除贫穷问题的人力资源，以及增加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提供的支持，同时还要加强部与部或司与司之间的协调。

59. 当各国采取措施促进赤贫人口积极参与设计和实施解决多方面贫穷问题的方案和政策时，消除赤贫的努力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有 20 个国家报告说，已经让生活贫穷的人参与设计和实施此类方案和政策。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团结进步方案”让生活赤贫的人参与查明各种需要和优先事项，并设计社会保障战略。在法国，制定政策以减少贫穷和社会排斥问题全国理事会中有面临社会排斥的人，以确保在评价消除贫穷机制时考虑到他们的意见。作为在全国落实消除贫

穷和社会排斥欧洲平台进程的一部分，奥地利建立了消除贫穷和社会排斥的国家平台，保障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永久对话。

七. 联合国系统对第二个十年的支持

60. 通过在机构间、全系统消除贫穷行动计划下开展的活动，联合国系统继续支持落实第二个十年的目标。劳工组织促进遵守核心劳工标准，并支持 50 多个国家设计国家公共就业方案和以劳工为基础的计划，以恢复和改善实物及环境基础设施和服务。劳工组织还在帮助制定影响到劳动密集型计划和在人道主义与发展之间创造更好协同作用的政策和战略。劳工组织与其他发展伙伴一起，一直在参与制定各种机构间社会保障评估工具，包括公共工程评估工具。

61. 自 2014 年以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一直在实施一个联合方案，以加快在实现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方面取得进展。该方案处理性别平等与妇女的经济赋权面临的关键结构性障碍。该方案的重点是改善农村妇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她们的收入、领导作用及其参与农村机构及制定法律、政策和方案的问题。

62. 粮农组织继续积极促进体面的农村就业和收入多样化。粮农组织的社会保障框架力求通过建设和加强已经被纳入更广泛的生计促进和农村发展战略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保障对饥饿、农村贫穷和复原力的影响。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合作，展现现金补助方案可以对消除贫穷产生的影响。粮农组织支持各国努力创造体面的农场和非农就业机会，改善社会保障同粮食安全与营养、农业和农村发展之间的政策一致性，并确保社会保障计划的有效运作设计。粮农组织还力求通过联合国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来增加青年的体面工作机会。

6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战略计划旨在帮助各国既消除贫穷、又大幅减少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开发署帮助提高人们对体面工作议程作为有效的消除贫穷战略的认识，并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交流促进就业和体面工作的良好做法。开发署还支持将有利于消除贫穷的体面工作纳入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政策和方案，并支持通过联合国全系统青年体面就业全球倡议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通过联合国纳入主流、加快步伐和政策支持战略，开发署支持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年，开发署的支持使 53 个国家得以采用、扩大或实施了社会保障制度。到 2017 年底，开发署预计将会帮助 48 个国家加强民间社会的能力，以便有意义地参与扶贫政策辩论和行动。

64.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继续促进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国家伙伴关系方案通过迅速扩大国家工业议程，加速并定制工发组织对各国的技术援助。工发组织还参与创造青年就业机会，为此在超过 15 个国家支持创建和扩大中小微型企业。2010 年以来，通过原产地联盟项目，工发组织还一直致力于培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价值链的市场准入。

65. 欧洲经济委员会一直在与其他合作伙伴一道努力，处理对贫穷产生影响的贯穿各领域的政策问题。宣传工作一直是这些努力的一个重要侧重点，其中包括编写一份区域宣传文件，题为“在欧洲和中亚建设更具包容性、可持续和繁荣的社会”。欧洲经委会在其性别平等和经济方案下开展的活动的重点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妇女创业的环境，包括为女性创业者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论坛，以处理建立联系的机会、获得信贷及具体的知识和技能等关切。欧洲经委会还参与衡量贫穷、不平等和脆弱性，其贫穷衡量问题工作队与会员国一道努力，交流贫穷衡量方面的知识和最佳做法，目标是制定准则和建议，以改善关于贫穷的统计资料的国际可比性和可用性。

66. 在秘书处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负责促进和支持国际合作，以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部为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政府间进程提供规范制定和政策支持，对关键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和政策选项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就政策一致性和统计发展等问题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该部的主要出版物强调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对于消除贫穷、培养社会包容和努力消除不平等问题关键作用。这些报告还呼吁更好地协调社会和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长期稳定，这可支持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该部就青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和土著群体等社会团体开展的工作确保没有人会掉队。这种分析式的规范制定工作，辅之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活动，是联合国系统实现第二个十年各项目标的努力的组成部分。

八. 结论和建议

67. 第二个十年帮助国家一级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进展，同时也是一个有效的平台，用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增加对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支持。对于消除各种形式的贫穷的持续政治承诺是实现可持续目标的关键。考虑到各国和各区域在落实第二个十年各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均衡，并为了支持实施《2030年议程》，大会不妨审议以下建议：

(a) 发展中国家应促进由可持续和包容性工业化驱动的结构转型，以有效减少贫穷，促进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各国应支持就业密集型中小企业，并实行具体政策，协助为低技能、低生产力和低工资就业所困的工作穷人。成功的转型还需要优先投资于农场和非农活动，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并提高农村收入。农村合作社和机构应参与帮助消除贫穷；

(b) 各国应解决不平等問題，这是消除贫穷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制定公共政策和建立市场机制，改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以便能够实现增加所有人收入的持久包容性发展；

(c) 为了促进有利于消除贫穷的体面工作，各国应采用把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统筹办法，为此既要便利工人和经济单位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过渡，也要通过一致的宏观经济、就业、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政策，促进创造和保留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和体面工作机会。在这方面，各国应探索采取有效办法，通过解决就

业机会的质量和数量的多方面办法，应对青年人、妇女、残疾人和老年人面临的就业挑战；

(d) 为了发展人力资本，各国需要解决平等机会缺乏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基础设施，并投资于教师。教育系统应该为青年人提供正确的知识和经验结构，培养他们成为活跃的公民；同样，各国应该增加对包括儿童接种疫苗和抗疟疾活动在内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大规模干预措施的投资，并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减少疾病造成的负担和医疗保健的不平等问题；

(e) 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大大改善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为此帮助对无酬照护工作与就业进行调节，并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f) 为了摆脱贫穷，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合本国国情的知识、适应措施和创新。通过测试、制定和促进成本效益提升并且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应该支持消除贫穷的努力；

(g) 联合国系统应继续协调其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穷努力的支持，这是统筹实施《2030 年议程》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